
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解析 战后日本经济周期波动

张季风

内容提要: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流通、消费、分配过程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战后日本出现了 16 次经济周期波动,本质原因在于现代日本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战后日本经济周期波动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如周期缩短、周期波动幅度缩小、多种周期形式相重叠、在中周期视角下的扩张期延长与长周期视角下的慢性衰退延长等等,究其原因,在于固定资产频繁更新与设备投资频度加快、技术革命与技术创新迅猛发展以及政府对经济运行的深度干预。“安倍经济学景气”成为战后第二长的经济景气期,但“无实感”成为其最大的特征,长期低迷和慢性衰退依然是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基调。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经济周期 安倍经济学景气

作者简介: 张季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 F13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7874(2018)02-0001-31

经济波动既有规律性的波动,也有非规律性的波动,规律性的波动即经济周期。非规律性的波动很大程度上带有偶然性,而经济周期却带有必然性。经济周期波动是一个既古老又现实的问题,也是研究日本宏观经济绕不开的问题。在日本,经济周期被称为“景气循环”,截至目前,战后日本经历了完整的 15 次经济周期,正处于第 16 次经济周期的扩张期,被称为“安倍经济学景气”。本次扩张期已经超过 60 个月,成为战后日本第二长的经济景气期,但其“无实感”的特征较之战后最长的“小泉景气”更为明显,因此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密切关注,日本经济周期问题也重回人们的视野。可以说,时至今日,经济周期波动仍然是日本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

关于日本经济周期波动问题,中外学者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主要是日本学者,代表人物有大川一司、筱原三代平、藤野正三郎、南亮进、星野富一、妹尾芳彦以及狄原伸次郎等。大川一司通过对日本长期统计数据的研究,根据经济增长率的变化规律论证了日本经济周期的存在;南亮进归纳和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和数据,对1975年以前的日本经济周期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划分和分析。^① 筱原三代平等阐述了日本历次经济周期的发展变化,进而归纳出日本经济发展的特点。^② 星野富一基于传统的经济周期波动理论,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日本经济周期波动进行了全面分析,并将日本经济发展的新特征融入经济周期波动研究之中。^③ 妹尾芳彦从经济周期学说史和国际比较的视角,对日本经济周期进行了深入分析。^④ 狄原伸次郎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对日本当代经济危机进行了分析。^⑤

中国也有许多学者对日本经济周期波动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代表性学者有车维汉、江瑞平、张兵、崔岩等。车维汉从日本经济发展史的角度切入,对日本经济周期波动的历史前提、战前日本经济周期和战后日本经济周期进行了综合研究。^⑥ 江瑞平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周期理论为基础,从设备投资的角度分析了日本经济周期变化的原因,还从国内层面的经济体制、经济结构以及国际层面的经济摩擦、美国压制、自然灾害等非周期因素等视角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做了综合分析。^⑦ 张兵利用交叉谱分析方法,对导致日本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⑧ 崔岩利用大量的经济数据,对平成时期日本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进行了综合分析。^⑨

从上述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外有关日本经济周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大多利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进行研究,而利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对日本经济周期进行研究的成果较少,且多出现在20世纪90年

① 南亮进『日本の経済発展』、東洋経済新報社、1981年。

② 篠原三代平『戦後50年の景気循環』、日本経済新聞社、1994年。

③ 星野富一『現代日本の景気循環と経済危機』、御茶の水書房、2014年。

④ 妹尾芳彦『景気変動論』、新評論、2016年。

⑤ 萩原伸次郎「現代経済危機を解き明かす『資本論』—『資本論』第3巻の現代的意義—」、『経済』2017年5月号。

⑥ 参见车维汉《日本经济周期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⑦ 参见江瑞平《论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经济周期波动弱化的物质基础》,《日本学刊》1991年第2期《90年代日本经济周期演进的新态势》,《现代日本经济》1998年第4期。

⑧ 参见张兵《日本经济周期波动影响因素的交叉谱分析》,《现代日本经济》2012年第6期。

⑨ 参见崔岩《日本平成时期经济增长与周期波动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代。鉴于此，在新时代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危机周期的理论对战后日本经济周期波动进行深入分析研究，更具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周期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尝试以之分析日本经济周期的演进及其特点、影响因素，并对所谓的“安倍经济学景气”做一简略讨论，以期判断日本经济长期走势以及为中国制定经济周期调控政策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理论概述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俱来的一种现象，是资本主义无法治愈的痼疾，这是“政治经济学”中极为常见的表述。然而，近年来，针对“到底存不存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问题，学术界却出现了很大争论。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并没有提出一个系统的危机理论，马克思所完成的只是一般层次上的危机理论表述，并没有来得及按他设想的那样完成完整的危机理论。^①但是，更多的学者认为，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论述，虽然散见于不同的著作中，但将这些论述片段组合起来，可以构成马克思科学的完善的经济危机理论。日本的一些学者也认为，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观点论述并没有体系化、理论化，特别是关于经济周期波动的系统理论并没有留下来，但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清晰地反映出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②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不仅包括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形成的原因、表现、结果及趋势的阐述，而且包括对经济危机形成的可能性、现实条件、周期性的实质和意义的分析，还包括对当时流行的各种错误的经济危机理论进行的批判。^③这些论述散见于《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以及相关信件中，只要对各个重要的论点和思想加以综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就能表现出来。^④其实，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便

① 参见刘明远《“六册结构”视野中的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年第2期，第83—84页。

② 大野忠男『経済学史』、岩波書店、1988年、160頁。

③ 参见王志伟《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有效性》，《贵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第100—104页。

④ 参见田曦《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综述》，《理论界》2017年第8期，第12页。

开始考察资本主义周期性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的现象。《资本论》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完成，成为研究经济危机问题的理论基石，也为我们研究日本经济周期波动提供了最好的理论武器。

（一）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实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 1848 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曾对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做过深刻的阐述“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①

由此可见，马克思不仅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现象的存在，而且深刻分析了其根源所在。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导致危机的最深刻却又最隐秘的原因。生产的社会化要求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使整个社会的生产服从于整个社会的需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年。

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使得社会生产服从于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狭隘利益。^①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认为，导致这种经济危机呈现周期性特征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产业后备军”的存在。所谓产业后备军，是指失业者乃至隐蔽失业者的蓄水池，资本积累的进展使资本有机构成高度化，带来了与不变资本（机械资本）相比可变资本（工资资本）相对减少这一后果，而机械代替劳动造成劳动力需求减少，由此使失业者即产业后备军增加。马克思认为，产业后备军的扩大化是资本积累的“绝对的一般性的规律”。由于永久性的产业后备军存在，工资上涨受阻，难免使工人陷入“贫穷、劳苦、被奴役、无知、野生化以及精神上的堕落”状态。从马克思的著述中可以清晰地反映出经济危机周期的全过程“经济繁荣→资本投入增加→劳动需求增加→产业后备军减少、枯竭→工资上涨→因劳动力枯竭，景气反转，或因工资上涨、利润减少，资本积累停滞→总需求减少，发生危机→萧条→产业后备军增加、工资降低→为下一次景气上升做准备”。^②

简言之，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工人不断受到机器的排挤，造成大量的相对过剩人口，使无产阶级的贫困加剧，支付能力进一步受限。这样，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同广大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水平有限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生产过剩危机就是这种矛盾的猛烈破坏性的表现。马克思重点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③

可见，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还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市场相对狭小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竭力追求的只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就是靠一定的资本物化尽可能多的直接劳动时间，其方法或是延长劳动时间，或是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发展劳动生产力，采用协作、分工、机器等，总之进行大规模生产即大量生产。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不断扩大的生产需要一个不断扩

① 参见周敏《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简述》，《经济师》2011年第4期，<http://bbs.jjxj.org/thread-1080676-1-1.html> [2017-12-03]。

② 妹尾芳彦『景气変動論』、55—56頁。

③ 《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48页。

大的市场，生产比市场扩大得快，必然会出现产品相对过剩，进而导致危机。“市场比生产扩大得慢；换句话说，在资本进行再生产时所经历的周期中，——在这个周期中，资本不是简单地以原来的规模把自己再生产出来，而是以扩大了规模把自己再生产出来，不是画一个圆圈，而是画一个螺旋形，——会出现市场对于生产显得过于狭窄的时刻。”商品充斥市场，生产过剩变得明显。市场和生产是两个彼此独立的因素，市场扩大的速度跟不上生产扩张的速度，“新的市场——市场的不断扩大——可能很快被生产超过，因而扩大了的市场现在表现为一个界限，正如原来比较狭窄的市场曾经表现为一个界限一样”。^①一个扩大同另一个扩大就可能不适应，市场的狭小束缚和制约了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增长，两者的矛盾不断积累，直到爆发危机。

概言之，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化，受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限制，导致资本主义生产能力过剩，而这又与社会民众因可支配收入不足导致的有限消费形成矛盾，两组矛盾不断积累并日益激化，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

（二）经济危机的周期性

资本主义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处在经济危机之中，而是每隔若干年爆发一次危机，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是在生产迅速扩大和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相对狭小的矛盾发展到极其尖锐的程度，使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爆发的。危机毁掉了已经生产出来的大量商品，破坏了生产力，强迫生产力倒退，去适应相对狭小的支付能力，从而使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暂时得到恢复。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初发生的“昭和大萧条”就是典型例证。然而，危机的爆发只是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得到了暂时的、强制性的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没有被消除。随着危机过后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又会引起新的冲突，进而使资本主义经济陷于新的危机之中。这样就使资本主义生产具有了周期性。一个经济周期中包括经济扩张期和经济衰退期两个阶段，从衰退期的危机阶段开始^②，经过萧条期，再进入经济复苏、高涨，直至爆发危机，进入新的周期（参见图1）。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596—599页。

^② 战后日本的经济周期的起点与早期的经济周期有所不同，按照日本内阁府的规定，从衰退期的谷底算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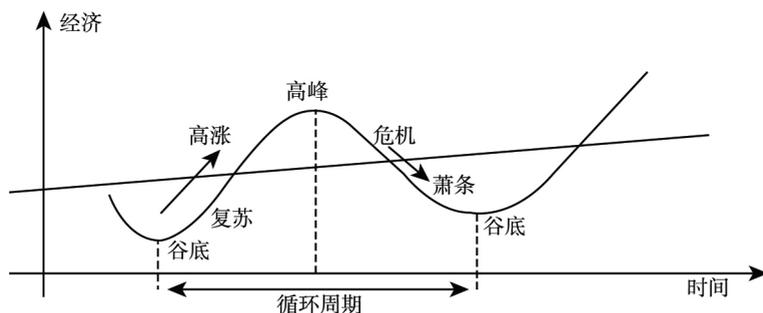


图1 经济周期示意图

其中，危机是周期的决定性阶段。危机爆发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停滞，由于资本家销毁存货、关闭企业、缩减生产，市场上的剩余商品大量减少，商品供应超过消费需求的状况渐渐有所改善。马克思指出，“从1873年（九月恐慌）到1878年这一时期，即持续危机的时期。”“在英国的危机发生以前，在美国、南美洲、德国和奥地利等地就出现这样严重的、几乎持续五年之久的危机，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①这样，危机阶段就过渡到萧条阶段。

在萧条阶段，虽然生产不再继续下降，企业不再大批倒闭，失业人数也不再增加，商品价格暂停下跌，但商品销售仍然困难，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减少，融资关系停滞，整个经济处于萧条停滞状态。为了摆脱困境，资本家继续销毁或者廉价拍卖积存的商品。持续一段时间后，过剩商品的库存减少，市场销售有所好转。资本家为了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千方百计降低成本，削减工人工资，并开始更新机械设备，以促进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固定资本的更新，将增加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并推动生产资料部门和消费资料部门的生产陆续恢复和发展。随着整个社会生产的逐步扩大，就业工人的人数不断增加，商业市场和资本市场也逐渐活跃。这样，经济就从萧条阶段逐渐转入复苏阶段。

在复苏阶段，由于市场的扩大，物价开始上涨，利润逐渐增大，这进一步刺激资本家加大投资、扩大生产。当社会生产和流通复苏赶上并超过危机前的最高点时，经济便从复苏阶段进入高涨阶段。经济高涨阶段，市场繁荣，生产急剧上升，工人就业充分，工资水平也有所提高；市场兴旺，商品价格上涨，利润丰厚，商人大批买进商品，银行贷款十分活跃，整个资本主义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33、345页。

会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是暂时的。生产的迅速发展，很快又超过了缓慢发展起来的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于是，又引起新的危机爆发，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到下一个周期。对此，恩格斯曾这样形容“运动逐渐加快，慢步转成快步，工业快步转成跑步，跑步又转成工业、商业、信用和投机事业的真正障碍赛马中的狂奔，最后，经过几次拼命的跳跃重新陷入崩溃的深渊。如此反复而已。”^①

事实上，经济危机是在 18 世纪周期循环的后半期开始出现的。早期的经济危机，只是局部性的。到了 19 世纪初，1825 年在英国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普遍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就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大工业只是从 1825 年的危机才开始它的现代生活的周期循环。”^②而且，危机的间隔时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自 1815 年至 1847 年，大约每五年一个周期。1847 年危机是一个转折点。恩格斯指出“十年一个周期，大致只是从 1847 年才明显地表现出来（由于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黄金开采，世界市场终于形成）。”^③从 1847 年到 1867 年，每十年一个周期。1867 年危机爆发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危机变得更加深刻和旷日持久，由危机和萧条向复苏和繁荣的过渡更加困难。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大体十年发生一次的周期性论断，根据一是源自对 1847 年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的经验总结，二是从马克思十分重视资本积累的角度可以推断，当时马克思很可能已经发现了设备投资循环周期，因为马克思与朱格拉（C. Juglar）是同时代人，不能排除马克思先于朱格拉发现以十年左右时间为一个周期的“设备投资周期”的可能性。^④

马克思指出，固定资本更新是危机具有周期性的物质基础。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首先为企业暂时摆脱危机、促进复苏和高涨阶段的到来准备了物质条件。危机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在危机过后的复苏阶段，资本家为了摆脱困境，会大规模注资，进行固定资本的更新。这首先引起了对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新的需求，促使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恢复和发展，带动了大批失业工人的就业，也带动了对

① 《资本论》第 3 卷，第 316 页。

② 《资本论》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16—17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 26 页。

④ 妹尾芳彦『景气変動論』、55—56 頁。

消费资料的需求，从而推动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的恢复和发展。这样，固定资本更新带动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由萧条过渡到复苏甚至高涨。但是，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又为下次危机的到来创造了物质前提。因为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将推动资本主义生产的快速增长，社会生产的快速增长远远超过广大劳动人民的购买力，这一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新的经济危机就会爆发。“这种由若干互相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①

综上，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流通、消费、分配过程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这一理论对于分析战后日本出现的 16 次经济周期波动特别是泡沫经济崩溃后陷入 20 多年的长期慢性衰退也具有指导意义。

二、战后日本经济周期的测度与演进轨迹

与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日本也存在经济周期波动。二战前日本曾出现过多次经济危机，战后也屡屡出现经济周期波动。既然存在经济周期波动，那么如何测度经济周期就显得十分重要。二战前，对日本经济周期的检测，仅限于个别学者的计算和研究，由于统计数据不全以及计算工具等的局限性，其研究结论或成果自然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甚至缺陷。战后日本通过借鉴美国的经验并进行长期的摸索与研究，形成了自身的经济周期测度体系，并用以随时监测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和周期波动情况。

（一）日本经济周期的测度体系

一般来说，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判断，要以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为依据，因此自然要使用能够体现宏观经济状况的经济指标来分析经济周期的阶段或状况。但是，经济周期作为宏观经济状况综合变化的代表，又有别于宏观经济单一侧面状况的变化，是对宏观经济的综合分析。在日本，对经济周期的测度，一是使用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率或者国内生产总值

^① 《资本论》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20 页。

(GDP) 增长率这样的宏观经济指标, 二是选择一系列经济指标加以综合, 制成各种类型的反映经济周期波动的动向指数, 用于分析经济周期及经济形势。^①

大致在 1970 年之前日本使用 GNP 增长率来测度经济周期的变化, 此后开始使用国际通行的 GDP 增长率这一宏观经济指标。使用 GDP 增长率来测度经济周期的波动, 最为直观, 也非常简便。从日本 GDP 增长率变化的曲线图可以看出, 战后日本经历了高速增长、稳定增长以及超低速增长等三个大的阶段,^② 战后日本经济增长具有一定周期性的事实一目了然。

除了 GDP 外, 日本内阁府还长期使用可定性测度经济周期的 DI 指数 (Diffusion Index), 2008 年以后主要采用可定量测度经济周期的 CI 指数 (Composite Index)。DI 指数和 CI 指数都有先行系列、一致系列和滞后系列, 其中一致系列反映的是景气现状。

DI 指数是最为传统的经济周期分析指数, 其原理是根据经济周期的扩散性, 利用经济指标变化的比率对经济景气变化做概率性分析, 并对经济走势进行综合判断。该指数体系是日本经济企划厅于 1960 年 8 月利用美国的研究成果开发出来的, 当时共采用了 20 种景气指标。此后, 分别于 1965 年 2 月、1966 年 3 月、1968 年 6 月、1979 年 5 月、1983 年 8 月、1987 年 7 月进行了六次修改。也就是说, 在高速增长、日元升值、两次石油危机等不同时期, 经济周期的测度指标均有若干不同。第七次修改后, 指标总数达到 30 种。2004 年进行了第九次修改, 2011 年 12 月进行第十次修改, 总指标数减为 28 种 (参见表 1)。

在实际操作中, 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经济指标系列, “改善” (或上升) 的经济指标数量与指标总数之比就构成了 DI 指数。具体计算公式为:

$$DI = \frac{\text{改善的(或上升的) 经济指标数量}}{\text{指数总数}} \times 100\%$$

当 DI 指数超过 50% 时, 被称为景气 “扩张局面”, 低于 50% 时则被称为 “衰退局面”, 50% 是景气与否的 “拐点”。

^① 参见白晰 《日本经济周期的测度体系与周期波动的历史特征——兼对星野富一、崔岩有关研究成果的比较分析》, 《日本研究》2017 年第 3 期。

^② 内阁府『国民経済計算』、<http://www.esri.cao.go.jp/jp/sna/menu.html> [2017-12-03]。

表 1 景气动向指数采用的系列及指标

	指标种类	所属项目	制作机构
先行系列	1. 最终需求品库存率指数 2. 工矿业产品库存率指数 3. 新增求人数（不包括毕业生） 4. 实际机械订货（除船舶、电力外的民需） 5. 新建住宅开工面积 6. 消费者预期指数 7. 日经商品指数（42种综合） 8. 长短期利率差 9. 东证股价指数 10. 投资环境指数（制造业） 11. 中小企业销售额预测（全产业）	库存 库存 就业 设备投资 住宅投资 消费 物价 金融 金融 设备投资 中小企业	经济产业省 经济产业省 厚生劳动省 内阁府 国土交通省 内阁府 日本经济新闻社 全国银行协会 东京证券交易所 财务省等 日本政策金融公库
一致系列	1. 生产指数（工矿业） 2. 工矿业产品出厂指数 3. 大用户电力使用量 4. 耐用消费品出厂指数 5. 规定外劳动时间指数（被调查产业合计） 6. 投资品出厂指数（运输机械除外） 7. 商业销售额（零售） 8. 商业销售额（批发） 9. 经营收益（全产业） 10. 中小企业出厂指数（制造业） 11. 有效求人倍率（不包括毕业生）	生产 生产 生产 生产 生产 生产 消费 消费 企业经营 中小企业 就业	经济产业省 经济产业省 电力事业联合会 经济产业省 厚生劳动省 经济产业省 经济产业省 经济产业省 财务省 中小企业厅 厚生劳动省
滞后系列	1. 第三次产业活动指数（生产服务业） 2. 常用雇佣指数（被调查产业合计） 3. 实际法人企业设备投资（全产业） 4. 家庭消费支出（全国职工家庭，名义值） 5. 企业所得税收入 6. 完全失业率	生产 就业 设备投资 消费 企业经营 就业	经济产业省 厚生劳动省 财务省 内阁府 财务省 厚生劳动省

资料来源：三橋規宏・内田茂男・池田吉紀『新・日本經濟入門』、日本經濟新聞社、2015年、98—99頁。

CI指数与DI指数有所不同，是一个量化指标。DI指数是与三个月前的数据进行比较，而CI指数反映的是与一个月前的数据进行比较的变化率，在先行、一致和滞后等各系列的构成指标中求出前一个月的平均变化率，因而具有量化的功能。CI指数是依据统计学原理合成的统计值，勾画出曲线时可看出景气的强弱和速度，所以CI指数自身的高值和低值就代表了经济周期的基本变化，与平板的DI指数相比更能反映出“景气的数量感”。由于CI指数具有这种良好的特性，早已经成为国际通用的经济景气动向指标，日本也从2008年4月开始使用CI指数作为景气动向指数。

关于日本经济周期的起始时间、谷底与高峰时点、扩张局面与衰退局面

的持续时间等，由日本内阁府（原来由经济企划厅）专家组，根据周期测度体系中各种指标的变化进行周密计算，并做出综合判断。当然，仅仅依靠 DI 指数或 CI 指数的动向来判断经济周期的高峰和谷底是十分困难的，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眼看就要接近景气的拐点，但第二个月又出现了反向变化。因此，在这一过程中还需要密切关注 GDP 等其他景气关联指数，进行综合分析并做出最后判断。而且，经过一段时间后，根据数据的变化，还有可能对已经做出的关于谷底与高峰时点的判断进行修正或调整。战后经济周期的起止点，由日本内阁府（经济企划厅）负责认定并命名。根据日本官方的测定，战后日本共出现了 16 个经济周期，每个周期长短不一，其演进轨迹也各具特色。

（二）战后日本经济周期的演进轨迹

1. 第一次经济周期（?—1951 年 10 月）

二战后初期，日本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49 年开始实施超紧缩的“道奇路线”，使通胀得到了遏制，但经济迅速变冷，战后日本的第一次经济周期大体就从这时开始出现。由于当时的统计制度不完善，数据不全，这次经济周期的具体起始时间不详。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成为日本摆脱紧缩危机的“天赐良机”，因此这次周期出现的经济景气被命名为“朝鲜战争景气”。

2. 第二次经济周期（1951 年 10 月—1954 年 11 月）

“朝鲜战争景气”结束后，日本出现了战后第一次投资和消费热潮。特别是纸浆消费空前增长，百货店销售额急剧上升，游戏厅座无虚席，因此这次景气被称为“投资和消费景气”。民间设备投资十分旺盛，1952 年设备投资实际增长率达 14%，1953 年更高达 21%，投资的重点是电力、海运、钢铁和煤炭等产业，即所谓的“四大天王”产业。1954 年景气开始收缩，衰退持续十个月，这次衰退被称为“昭和 29 年萧条”。

3. 第三次经济周期（1954 年 11 月—1958 年 6 月）

1955 年是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第一年，推动经济增长的引擎是出口的扩大，起初表现为“出口繁荣”，之后逐渐演变为“投资繁荣”，1956 年度民间设备投资的名义增长率竟高达 60%。这段繁荣期在日本经济发展史上被称为“神武景气”，意为自神武天皇开国以来出现的最好经济形势。这次景气在 1957 年 6 月达到高峰后不久转入衰退，设备投资过剩问题突出，经济旋即陷入“锅底萧条”局面。

4. 第四次经济周期（1958年6月—1962年10月）

1958年，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政策，使经济很快摆脱萧条，走向新的高涨期，出现了所谓的“岩户景气”，意为开天辟地的繁荣。1960年发布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该计划提出了十年后国民收入增加一倍的目标。由于收入的增加，居民消费支出迅速扩大。为了满足市场需求，企业只能进一步增加设备投资，扩大生产，使就业迅速增加，日本经济开始进入劳动力不足的时代。本次周期从1961年12月进入衰退，持续十个月，被称为“昭和37年萧条”。

5. 第五次经济周期（1962年10月—1965年10月）

1962年，国际收支状况得到改善后，日本政府再次采取宽松货币政策，扩大财政支出。这一时期正值1964年东京奥运会前夕，由于奥运场馆建设、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等需求大增，全国大兴土木，为此，政府不断扩大公共事业投资以满足需要，出现了“奥运景气”。但从1963年下半年开始，再次出现国际收支恶化的局面，尤其是东京奥运会结束后，大型土木建设项目骤减，国内需求急剧降温，日本经济表现出明显的“后奥运萧条”，到1965年终于出现了战后较为严重的危机，被称为“昭和40年萧条”。

6. 第六次经济周期（1965年10月—1971年12月）

摆脱“昭和40年萧条”之后，日本很快就迎来了战后最长的经济繁荣期，从1965年11月至1970年7月，年均经济增长率达11.8%，日本将这一阶段的经济繁荣称为“伊弉诺景气”^①。这一时期可谓日本经济的黄金时代，1967年GNP规模超过英国、法国，1968年超过联邦德国，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后日本在实行扩张型经济政策时，再未受到国际收支的约束，这种变化对日本经济来说具有划时代意义。但是，这次周期在1970年7月进入衰退局面，一直持续到1971年底，史称“尼克松衰退”。

7. 第七次经济周期（1971年12月—1975年3月）

1972年7月田中角荣组阁，他上台伊始便提出了“列岛改造计划”，刺激经济回暖。因此，本次景气被称为“列岛改造景气”。但是，1973年第一

^① 这次景气的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均超过此前的“神武景气”和“岩户景气”，故以天照大神的父神伊弉诺尊之名命名。

次石油危机爆发，国际原油价格急剧上升，日本国内出现了物价暴涨和物资不足的严重问题。在“狂乱物价”的冲击下，“列岛改造热”骤然降温，1973 年 11 月日本经济进入衰退期，持续 16 个月之久，这次衰退被称为“第一次石油危机衰退”。

8. 第八次经济周期（1975 年 3 月—1977 年 10 月）

由于政府不断推出刺激经济回升政策，1975 年 3 月以后日本经济开始回升，但总体增长乏力，因此被称为“稳定增长景气”。之后从 1977 年 1 月至 10 月日本经济处于衰退阶段，因时间比较短而且冲击力较小，被称为“微小萧条”。

9. 第九次经济周期（1977 年 10 月—1983 年 2 月）

在本次周期中，扩张期的公共投资效果比较明显，因而被称为“公共投资景气”。但是，在 1980 年 2 月景气达到高峰后，库存过剩越来越严重，而政府又不断削减财政支出，致使衰退期拖长至 36 个月，超过了扩张期，这次衰退被称为“第二次石油危机衰退”。

10. 第十次经济周期（1983 年 2 月—1986 年 11 月）

“第二次石油危机衰退”以后，日本经济在 1984 年终于迎来了繁荣期，高技术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明显，因此被称为“高技术景气”。在这期间，由于“倾盆暴雨式”地对美出口，使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日益激烈，为了缓和对美关系，日本只能主动削减出口，“高技术景气”也随之消失，1985 年 6 月日本经济步入衰退阶段。此时正值“广场协议”签订，日元急剧升值，因此被称为“日元升值萧条”。

11. 第 11 次经济周期（1986 年 11 月—1993 年 10 月）

本次经济周期正值泡沫经济时期，在股票和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异常升值的拉动下，宏观经济进入严重过热状态，日本经济出现了战后空前的“泡沫景气”。因为本次景气出现在昭和时代与平成时代交替之际，因此又被称为“平成景气”。1991 年 2 月泡沫被刺破，“平成景气”宣告结束，日本经济迅速转冷，这次萧条被称为“第一次平成萧条”。在本次周期内，经济发展大起大落，成为日本经济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自此日本经济陷入长期慢性衰退的泥沼。

12. 第 12 次经济周期（1993 年 10 月—1999 年 1 月）

1995 年和 1996 年，在阪神大地震后的抗震救灾刺激下，日本经济有所回升，扩张期的持续时长与前几次景气不相上下，但是经济增长率却明显下降，

景气峰值不高，因此被称为“微小景气”。之后，由于桥本内阁误判形势，采取了提高消费税率和财政紧缩政策，1997—1998年山一证券、北海道拓殖银行、长期信用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相继倒闭，日本出现了战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下滑，这次衰退被称为“第二次平成萧条”。

13. 第13次经济周期（1999年1月—2002年1月）

为了摆脱金融危机，日本政府出台了两次较大规模的景气对策。加之进入新千年，计算机的制式转换产生了很大的信息技术需求，刺激了经济复苏，因此这次景气被称为“IT景气”。但是随着2000年秋季转换工程的完成，本轮景气也告结束，经济再次跌入衰退，这次衰退被称为“第三次平成萧条”。

14. 第14次经济周期（2002年1月—2009年3月）

小泉纯一郎首相上台后，将处理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放在首位，并且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改革，最典型的事例就是邮政民营化改革。改革初显成效，日本经济很快出现景气，扩张期长达73个月，远远超过“伊芙诺景气”（57个月），成为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景气。因为这一时期正值小泉内阁执政，因此被称为“小泉景气”。不过，由于这次景气扩张期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2%，根本无法与“伊芙诺景气”时期相比，所以尽管持续时间长，也仅仅是一次“无实感”的景气。^①2008年3月，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日本经济迅速衰退，被称为“国际金融危机衰退”。

15. 第15次经济周期（2009年3月—2012年11月）

本次经济周期中，由于国际金融危机、东日本大地震和欧债危机的叠加影响，日本经济波动很大。2009年6月日本政府宣布“经济触底”。2011年3月发生东日本大地震，为了抗震救灾，政府投入大量救灾资金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刺激了经济复苏，因此这次景气被称为“东日本大地震复兴景气”。2012年4月开始进入衰退期，因为受欧债危机的影响较大，故被称为“欧债危机萧条”。

16. 第16次经济周期（2012年11月至今）

本次经济周期始于民主党和自民党政权交替的2012年11月，到2018年3月扩张期已超过60多个月，目前增长之势依然持续。因为这次景气与“安

^① 参见车维汉《当前日本景气恢复的特点及其成因——与“伊芙诺”景气的比较分析》，《现代日本经济》2008年第1期。

倍经济学”的出台和实施时间相重合，因此被称为“安倍经济学景气”。本次景气虽然持续时间长，但年均经济增长率比“小泉景气”时期还低，“无实感”的特征更为突出。

从上述演进轨迹可以看出，战后日本经济的确存在着周期性波动，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的相关论断。下文将利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进一步分析战后日本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特点及其原因。

三、战后日本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特点

与战前相比，战后日本经济周期波动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而且每个周期中的扩张和衰退都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因篇幅有限，本文只讨论战后日本经历的 16 次经济周期的基本特点。

（一）与战前相比，战后的经济周期明显缩短，扩张期长于衰退期

诸多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都已表明，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经济周期都是大略的概数，战后日本的经济周期也是如此。关于战前日本经济周期的研究有很多成果，周期划分方式也多种多样，但以十年一个周期的划分为主流。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战前日本共发生了五次经济危机，分别在 1890 年、1900 年、1907 年、1920 年和 1930 年，平均相隔九年左右发生一次。^① 另外，因为二战前机械设备的平均寿命约为十年，每一次新的设备投资都会带来新一轮的经济繁荣。日本学者田原昭四利用长期数据，通过对投资率（设备投资占 GDP 的比例）数据变化规律的研究，也证明了战前日本经济存在十年一个周期的现象。^②

但是，如图 2 所示，战后以来，日本的经济周期出现了明显缩短的现象。截至目前，战后日本出现的 16 次经济周期中，第一次周期起始时间不详，第 16 次周期正处于进行时，因此只能计算第二次至第 15 次的 14 个完整周期。

在这 14 个完整周期中，扩张期最长的是第 14 次周期中的“小泉景气”，持续时间长达 73 个月，即六年零一个月，扩张期最短的是第八次周期的“稳定增长景气”和第 13 次周期的“IT 景气”，均为 22 个月，不足两年。14 个

^① 参见车维汉《战后日本经济周期变形的原因》，《世界经济》1999 年第 3 期。

^② 田原昭四『景气変動と日本経済』、東洋経済新報社、1983 年、40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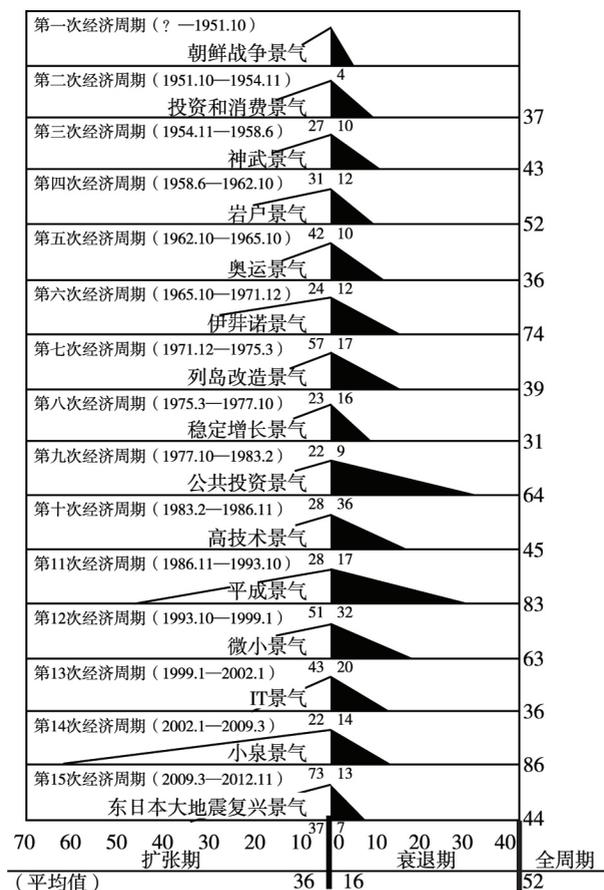


图2 战后日本经济周期波动

资料来源: 三橋規宏·内田茂男·池田吉紀『新·日本經濟入門』、日本經濟新聞社、2015年、74頁。

周期的平均扩张期时长为36.3个月,即约三年时间。另一方面,衰退期最长的是第九次周期的“第二次石油危机衰退”,时长为36个月,即三年,衰退期最短的是第15次周期的“欧债危机衰退”,仅为七个月。14个周期的平均衰退期时长为16.1个月,即一年零四个月。除第九次经济周期的衰退期长于扩张期外,其余周期的扩张期都长于衰退期。

在这14个周期中,全周期持续时间最长的是第14次周期,总时长为86个月,即七年零两个月。全周期最短的为第八次周期,持续31个月,即两年零七个月。全周期的平均时长为52.3个月,即四年零四个月,还不足战前的一半。

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缩短，不仅仅出现在日本，欧美多数国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周期缩短的现象。事实上，早在 100 多年前马克思就指出：“直到现在，这种周期的延续时间是十年或十一年，但绝不应该把这个数字看作是固定不变的。相反，根据我们以上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规律，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数字是可变的，而且周期的时间将逐渐缩短。”^① 战后日本经济周期的缩短，进一步证实了马克思的这一科学论断。

(二) 经济周期的波幅变小，经济危机对社会再生产的冲击及其产生的震荡明显减轻

众所周知，战前日本出现的经济危机都曾经给日本经济发展造成沉重打击，特别是发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昭和大萧条”对日本经济破坏极大，对此后日本的经济、政治及社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日本甚至因此而发动了对外侵略战争。反观战后日本，虽然也曾出现过十几次经济萧条，但均未达到经济危机的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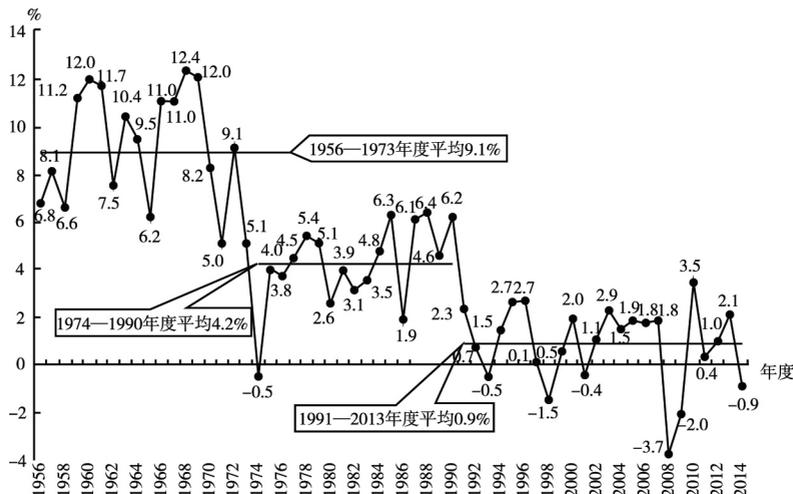


图 3 战后日本经济增长率的变化

注：数据为年度值，按照 93SNA 连锁方式推算，“平均值”为各年度数值的简单平均数。其中 1980 年度以前的数据参照《2000 年版国民经济计算年报》（『平成 12 年版国民経済計算年報』（63SNA ベース）），1981—1994 年度的数据参照《2009 年版国民经济计算年报》（『平成 21 年版国民経済計算年報（確報）』），1994 年度以后的数据参照《2015 年 4—6 月第一次速报值》（『2015 年 4—6 月期 1 次速報値』、2015 年 8 月 7 日公布）。

资料来源：内閣府『国民経済計算』、<http://www.esri.cao.go.jp/jp/sna/menu.html> [2017-12-03]。

^① 《资本论》第 1 卷，第 695 页。

具体来看,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的七次周期,周期波动性比较强烈。如图3所示,1956—1973年度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1%,最高年份高达12.4%,最低年份时也达到5%。由于经济增长率较高,这一时期的景气波动幅度也比较大,高峰和谷底比较悬殊。但是,即便在谷底也基本未出现过负增长,只有1974年出现过一次负增长,而且还主要是因为第一次石油危机这一外部因素造成的。这些周期波动中的衰退,如比较著名的“锅底萧条”以及“昭和40年萧条”,虽然对经济产生了一定的震动,但影响并不十分严重。

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日本进入经济稳定增长阶段,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变小,再也没有出现20世纪50、60年代那样的高速增长。战后日本的前七次经济周期,都由经济企划厅正式命名,如“神武景气”“岩户景气”“伊弉诺景气”等等。但是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日本经济就没有出现过像样的繁荣期,所以此后的经济周期便没有政府的正式命名,而只有民间的非正式命名。1974—1990年度日本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4.2%,最高年份时达6.4%,最低年份时为1.9%,高峰和谷底的差距还比较大。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1990—2013年度的平均经济增长仅为0.9%,2014年度的实际GDP增长率为-0.5%,2015年度和2016年度均为1.2%,2014—2016年度的平均增长率仅为0.6%。如此低的平均增长率,导致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越来越小。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对日本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在高速增长时期,周期波动幅度较大;进入低速增长时期,周期波动幅度较小。石油危机以后特别是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慢性衰退,导致其经济周期波动幅度进一步缩小。而且,即便在高速增长期的经济周期波动幅度较大,也因为都处于正增长范围之内,所以对经济的冲击不大,所产生的震荡亦不明显。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进入慢性衰退,经济周期波动幅度越来越小。这一时期日本经历了五次周期波动,但给国民经济带来的损失和震荡都不大。因此,虽然这一时期常常被称为“失去的20年”,但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并未出现明显下降。

(三) 多种周期形式复合交织,慢性衰退突出

除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周期理论,19世纪中叶以来,还有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同时间跨度和类型的经济周期理论,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
(1) 朱格拉周期(Juglar Cycle),认为市场经济存在着9—10年的周期波动,

也被称为中周期和“主循环”。因为这一周期定义源于设备投资周期，因此又被称为“设备投资周期”。(2) 基钦周期 (Kitchin Cycle)，认为市场经济存在40个月即2—4年的短周期，又称短期理论。因为这一周期定义源于库存的短期调整，因此也被称为“库存周期”。(3)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Kondratieff Cycle)，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50—60年一次的周期，也称长周期。熊彼特等人继承和发展了长周期理论，并从创新周期的角度重新做了诠释。(4) 库兹涅茨周期 (Kuznets Cycle)，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平均长度为20年的周期。由于该周期主要是以建筑业的周期性波动现象为标志加以划分的，所以也被称为“建筑周期”。以上四种主要周期的时间也基本都是概数，一般来说，三个基钦周期构成一个朱格拉周期，六个基钦周期构成一个库兹涅茨周期，18个基钦周期构成一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纵观战后日本的经济周期波动，单用上述某一种周期循环形式已很难予以阐释，因此日本学者提出了所谓“复合循环”概念，即多种周期形式已经复合交织在一起，甚至界线都难以区分。^① 田原昭四等学者通过投资率数据证明了日本战后的前20年也存在十年一个周期的现象。即，二战后，随着技术革新的展开，设备投资的频率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设备投资对经济循环周期的作用规律仍然存在。^②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也做过类似的研究，认为在石油危机以后日本仍存在设备投资循环周期现象。日本内阁府现行划分的战后16次经济周期的全周期平均时长为四年多，很接近基钦周期。大川一司的研究表明，1880—1960年的80年中，日本大约出现了3.5个长循环周期，一个周期约为22年，基本符合库兹涅茨周期规律。^③ 关于日本经济发展史上是否存在长周期，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研究成果出现，但是笔者认为，战后前30年的日本经济发展大体相当于长周期中的扩张期，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进入下行通道，慢性衰退已持续20多年，截至目前日本经济仍处于这一长周期内。

概言之，战后日本经济，从1945年至2011年，经历了一个康德拉季耶夫（创新）长周期、两个库兹涅茨（建筑）周期、七个朱格拉（设备投资）周期和16个基钦（库存调整）周期（参见图4），这些长短不一的周期相互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推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

① 嶋中雄二「複合循環から見る日本経済」、『経済フォーラム』1996年第8号。

② 田原昭四『景気変動と日本経済』、東洋経済新報社、1983年。

③ 南亮進『日本の経済発展』、東洋経済新報社、198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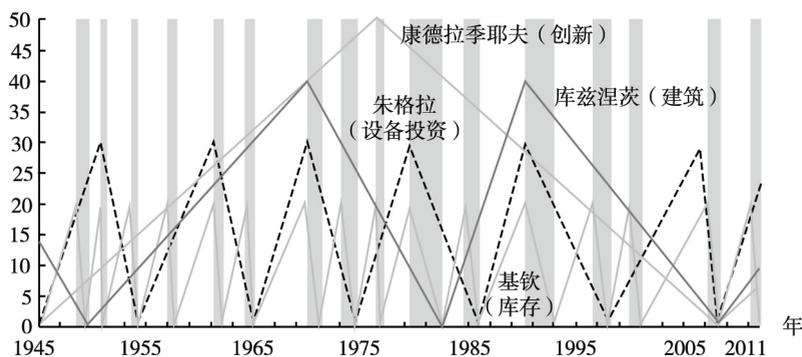


图4 战后日本复合型经济周期示意图

资料来源：三橋規宏・内田茂男・池田吉紀『新・日本經濟入門』、日本經濟新聞社、2015年、63頁。

如果从GDP增长率来考察，如图3所示，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很明显可以分为三个周期，即（1）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1973年，大约20年，属于高速增长时期，年均增长率接近两位数；（2）1974年到1991年，大约20年，属于中速增长时期，年均增长率大约为4%；（3）1991年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一蹶不振，即使在经济周期的扩张期也没有明显的高增长，慢性衰退成为主基调。

日本经济之所以陷入长期慢性衰退，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仅从需求与供给的关系来看，总需求在日本经济陷入衰退后持续下降，人口老龄化与市场饱和又导致总需求进一步下降；而追赶任务完成后，后发优势完全消失，创新能力不足，导致总供给能力下降。再加上规制改革滞后、政府经济政策失误以及外部环境恶化等多种原因的共同作用，结果使日本经济至今尚未摆脱长期慢性衰退。^①在诸多原因当中，市场饱和与供给能力过剩之间的矛盾恐怕是最重要的矛盾。

马克思认为，市场的狭小束缚和制约了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增长，两者的矛盾不断积累；同时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化受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限制，矛盾日益激化，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战后日本特别是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日本，由于市场的狭小、饱和与旺盛的生产能力之间的矛盾造成了规律性的经济周期波动，并使经济陷入慢性衰退，这与马克思在100多年前的科学论断完全相符。

^① 参见张季凤《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原因新探》，《日本学刊》2015年第4期。

四、战后日本经济周期波动发生新变化的基本原因

二战后日本经济周期波动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如周期时长缩短、周期波动幅度缩小、多种周期形式相重叠、在中周期视角下的扩张期延长与长周期视角下的慢性衰退期延长等等。导致这些新变化的原因主要有:

(一) 固定资产频繁更新与设备投资频度加快

马克思主义认为,固定资本更新是危机具有周期性的物质基础。早在1858年3月2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就指出:“机器设备更新的平均时间,是说明大工业巩固以来工业发展所经过的多年周期的重要因素之一。”^①战后日本经济周期缩短的物质基础,同样也是频繁的固定资产更新和大规模的设备投资。

20世纪50年代起,特别是1956年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以后,日本的固定资产频繁更新,规模迅速扩大。据日本经济企划厅统计,战后初期至1973年日本共经历了六次设备投资周期:第一次周期为1950年度至1953年度,累计投资2.67万亿日元;第二次周期为1954年度至1957年度,累计投资5.2万亿日元;第三次周期为1958年度至1961年度,累计投资11.3万亿日元;第四次周期为1962年度至1964年度,累计投资额为14.4万亿日元;第五次周期为1965年度至1970年度,这一周期比较长,而且投资额猛增,累计投资额高达56.7万亿日元;第六次周期为1971年度至1973年度,累计投资54.0万亿日元。^②从以上六个设备投资周期不难看出,平均每个周期约为四年,与战前的平均十年一个周期相比大大缩短,与战后日本经济周期的平均时长大体相当。

不仅是设备投资的频率决定经济周期的长度,而且设备投资额的增幅还决定了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如前所述,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第二次设备投资周期比第一次周期的投资增长了一倍,而第三次周期又比第二次周期增长了一倍,第五次周期比第四次周期增加了三倍多,第六次周期受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影响投资强度有所减弱,但在三年时间里投资总额却接近持续了五年的第五次周期。总体来看,1956—1973年度,日本的设备投资总额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80页。

^② 参见张贤淳《战后日本经济危机周期缩短的原因》,《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

很高，平均年增长率高达 17.3%。高速度增长的设备投资拉动了经济高速增长，也扩大了这一时期的经济周期波动幅度，高峰与谷底之间形成了很大的振幅。

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日本经济进入稳定增长，1974—1990 年的设备投资平均年增长率降至 6.0%。^①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陷入慢性衰退，1991—2015 年的设备投资平均年增长率进一步骤降至 0.55%^②。设备投资的减速，导致日本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大大降低，甚至变得微乎其微。

（二）技术革命与技术创新迅猛发展

马克思认为，生产工具的进步是人类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和标志，从旧石器、新石器到钢铁工具的进步，推动人类历史从原始社会走向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再到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到了现代和当代，生产工具的进步则主要体现于技术革命和技术创新的迅猛发展。技术革命和技术创新不仅推动人类社会继续进步，也成为推动经济周期运行的动力，自然也成为战后日本经济周期缩短和波动幅度缩小的原因之一。

战后发生的技术革命，其规模之大、影响力之深，是前所未有的。在技术革命的推动下，新产品、新工艺、新管理模式和新产业部门不断涌现，这对日本经济周期产生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引起固定资产更新的扩大与加速，从而波及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引起“投资召唤投资”，导致经济周期中景气阶段的频繁出现和时间延长；另一方面，新的技术革命和技术创新使资本积累与生产规模迅速扩大，但节能技术的发展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又使得单位 GDP 所消耗的资源迅速缩小。^③

战后日本的技术革命推动信息化和微电子技术得到广泛应用，使耐用消费品更新的周期加快，同时也使产品的生命周期缩短，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不断创造出新的需求，持续刺激经济景气。另外，高新技术引起了新的设备投资需求，使固定资产更新周期缩短，导致更高的设备投资率，从而缩短了经济周期的长度。以微电子特别是信息通信技术为中心的技术革命，导致产业结构轻量化、产品模块化、知识服务化以及企业规模小型化，结果造成了生产受周期各阶段波动的影响也相应变小。同时，由于互联网技术的进步，

① 薛敬孝《1990 年以来的日本经济增长分析》，《南开学报·哲社版》2005 年第 1 期。

② 根据内閣府公布数据计算得出。参见：内閣府『平成 29 年度 年次經濟財政報告—技術革新と働き方改革がもたらす新たな成長—』、2017 年 8 月。

③ 参见孙执中《高技术对日本经济周期的影响》，《世界经济》1991 年第 5 期。

对经济发展的预期、预测更加准确，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盲目性也有所减弱，经济受生产过剩危机冲击的程度大大降低。日本也得益于此。

战后技术革命和技术创新还推动了日本产业结构的升级。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第二产业持续萎缩，第三产业不断扩大。近年日本的第三产业，无论是产值还是就业，占比都已经超过了 70%，而制造业占比降至 30% 以下。^① 经济周期的本质是生产领域的工业生产周期，当危机来临时，制造业将首当其冲遭受打击，但不会立刻波及非生产领域，因此第三产业或者说服务业在一国经济结构中比重越大，这种传导就会越迟缓，其结果是，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自然也会缩小。^② 日本也不例外。

（三）政府对经济运行的深度干预

在经济周期缩短的背景下，如何应对不断发生的周期性危机或者说衰退，成为战后日本历届政府的主要职能。从长期视野来看，战后日本政府的各种经济政策和方针，在某种程度上都直接或间接地同反危机或反衰退有关。日本政府主要是通过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渠道，对宏观经济进行干预。

1. 经济计划

在发达国家中，日本可能是最重视制定综合经济计划的国家，也是经济计划体系最完善的国家。正因为如此，日本经济也被称为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混合经济”。

日本的经济计划大体可分为中长期经济计划和年度计划。中长期经济计划由经济企划厅制定，计划时间多为五年，有些长达七至十年，几乎每更换一届内阁，就要制定一个中长期计划。2000 年 11 月小渊惠三内阁推出的《谋求新生的政策方针》是经济企划厅制定的最后一个综合经济计划，至此日本共制定了 14 个综合经济计划。^③ 进入 21 世纪，日本虽然没有制定综合经济计划，但取而代之的是内阁府制定“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和“长期增长战略”等类似综合经济计划的文件。这些经济计划虽然不是指令性计划，但对民间企业经营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具有协调社会各利益集团和阶层关系的功能，发挥着减少企业盲目生产、进而降低周期性经济危机冲击强度的

① 关雪凌、丁振辉 《日本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世界经济研究》2012 年第 7 期。

② 参见车维汉 《战后日本经济周期变形的原因》，《世界经济》1999 年第 3 期。

③ 参见张季风主编 《日本经济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第 61—67 页。

作用。

2. 产业政策

日本的产业政策颇有特色，日本学界对日本产业政策的功过有各种议论、褒贬不一，中国学界也就产业政策问题发生过激烈的争论。笔者认为，对产业政策的讨论不能离开经济发展阶段，不能离开时代背景。从经济实践来看，日本的产业政策在经济高速增长初期或者说在经济追赶阶段是卓有成效的，至少对缓解结构性比例失调、结构性危机和周期性危机震荡发挥了重要作用。

战后初期日本政府就曾采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有泽广已提出的“倾斜生产方式”，解决了煤炭和钢铁短缺的瓶颈问题，使战后复兴得以顺利实现。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日本政府通过产业政策重点扶持了能带动经济全面发展的以钢铁、石油化工、造船和汽车为主要内容的重化工业，同时使传统工业中的纺织、制丝和采煤等产业有序、缓慢退出。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日本政府又重点扶持了电子计算机、微电子、光学机械和新材料等产业部门。进入21世纪，虽然没有特别明确的产业政策出台，但日本政府积极推动IT产业、机器人、互联网、物联网、健康产业、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的态势也是显而易见的。

日本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在一定时期内重点刺激和扶持某些对国民经济发展能起到牵引作用的“幼稚产业”的发展，同时对另一些产业部门进行抑制和调整，使不断出现的结构性比例失调或结构性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克服。战后日本经济周期波动幅度的减小及其产生震荡的减弱也与此有一定关系。^①

3.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二战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一直是日本重要的反危机工具。从货币政策来看，日本银行依靠利率政策对货币发行量和总需求水平进行调节。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日本长期采取人为的低利率政策，使企业能够低成本地获得所需的大量资金，从而创造了高速增长的奇迹。80年代中后期的泡沫经济时期，日本经济异常过热，日本政府又提高利率水平，终止了经济过热，避免更大危机的出现。但是，也正是由于这种经济政策上的“急刹车”，使泡沫经济崩溃，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

^① 参见车维汉《战后日本经济周期变形的原因》，《世界经济》1999年第3期。

从财政政策来看，日本主要是通过财政预算和补充预算来调节供需平衡。一般来说，当经济衰退时，政府就会采取扩张型财政政策，投入大量的公共投资，大兴土木进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来扩大有效需求，延缓危机的到来或缩短危机的时间；当经济景气时，政府则采取紧缩型财政政策，对总需求实行抑制。从战后日本的经济史来看，后者极为少见，基本是前者。特别是泡沫经济崩溃以后，为了刺激经济复苏，日本政府连续不断地采取扩张型财政政策，1992—2015 年共实施了 20 多次紧急经济对策，财政支出累计达 300 多万亿日元。^① 大量的财政投资虽然削弱了经济危机的强度，但也导致日本财政状况不断恶化。目前日本的国家与地方长期债务余额与 GDP 之比已经超过 250%，是发达国家当中最糟的，可谓代价也极为沉重。

五、“安倍经济学景气”分析

始自 2012 年底的战后第 16 次经济周期的扩张期，截至 2018 年 3 月已经持续了 60 多个月^②，成为战后日本第二长的经济景气（参见图 5）。这轮长期景气恰好与“安倍经济学”出台和实施的时间相重合，因此被称为“安倍经济学景气”。在这一经济扩张期，日本各项主要经济指标都有所上升，例如股市持续上升，2018 年 1 月，日经平均股指已达到 23000 点以上，恢复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的水平；日元对美元汇率结束升值局面并迅速贬值，长期维持在 1 美元兑 110 日元左右；就业人数增加，失业率明显下降，已降至 2.9%，恢复到 90 年代中期的水平；税收明显增加，也恢复到 90 年代初期的水平，职工工资有所上升，企业收益空前增加，设备投资也有所扩大。

从上述指标来看，日本经济似乎十分繁荣。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的现象是外在的表现形式，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歪曲的，对现象的认识是感性认识；而本质是事物的内在属性，对本质的认识是理性的；透过现象看本质，就要求我们认识事物要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样才能得出正确

^① 参见张季风《日本平成经济通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第 81 页。

^② 2017 年 6 月 15 日，日本内阁府召开“景气动向指数研究会”，正式确认始于 2012 年 12 月的扩张期达到 53 个月，超过“平成景气”，成为战后第三长的经济扩张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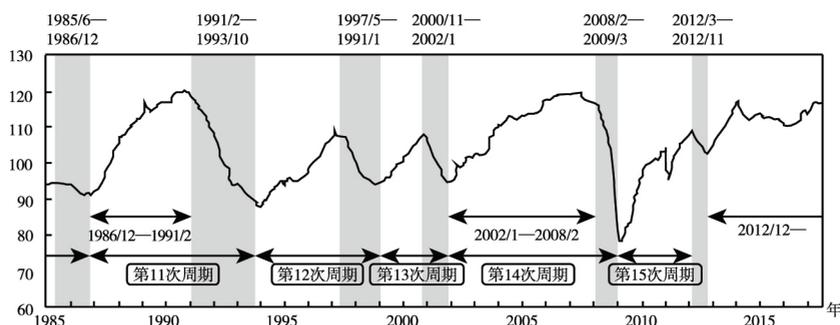


图5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日本经济周期变化

注：(1) 阴影部分为衰退期；(2) 以2010年为100。

资料来源：内閣府『景気動向指数』、<http://www.esri.cao.go.jp/jp/stat/di/20180207osirase.pdf> [2018-02-28]。

的结论。对当前日本经济的认识也不例外，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事实上，日本民众对指数上的“繁荣”并不买账。据日本广播协会（NHK）舆论调查（2017年7月11日）的结果显示，感受到经济复苏的受访者只有9%，而没感受到经济复苏的受访者高达56%。“无实感”成为这次景气的最大特征。其实，这并不奇怪，此次景气虽然历时五年多，但年平均GDP增长率过低，2013—2016年度的实际GDP增长率分别为2.6%、-0.5%、1.2%、1.2%。如果2017年度达到1.6%，则五年平均为1.2%，不仅与“伊弉诺景气”的11.5%、“平成景气”的5.4%无法相比，即使与“小泉景气”的2%相比，也只有其一半左右。

除了经济增长率偏低外，消费一直低迷也是日本民众对所谓长期景气没有“实感”的重要原因之一。据日本总务省的统计，2014年至2017年二人以上家庭的消费支出增长率分别为-2.9%、-2.3%、-1.7%和-0.3%，连续四年为负增长。^①消费低迷的直接原因在于工资上涨幅度低，而且增加的部分多为临时性工资，基础工资几乎没有变动，收入增加有限，加之对工资上涨的预期低迷，老百姓自然不敢大胆消费。从更深层次的原因来看，政府长期债务负担巨大，迟早有一天会通过增税转嫁给国民，加上社会保障岌岌可危，日本民众对未来养老以及老后生活等都十分担忧。这些结构性问题得不到解决、后顾之忧不去，消费者就只能捂紧钱

^① 総務省統計局『家計調査報告（家計収支編）—平成29年（2017年）平均速報結果の概要—』、[http://www.stat.go.jp/data/kakei/sokuhou/nen/\[2018-02-28\]](http://www.stat.go.jp/data/kakei/sokuhou/nen/[2018-02-28])。

袋，不敢消费。

与消费相关联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恩格尔系数”^①，2016 年比上年上涨了 0.8 个百分点，达到 25.8%，连续四年正增长，也是自 1987 年以来 30 年间的最高水平。^② 这意味着工资的 1/4 以上要用于食品消费，国民可自由支配的资金越来越少。用于食品以外的生活费减少，将导致节约心理增强，消费会进一步减少。战后日本的恩格尔系数一直处于持续下降状态，从开始此项统计的 1970 年的 34% 降至 2005 年的 22.9%，但是安倍重新上台后这个指标连续四年上升，可见“安倍经济学”并没有让日本民众得到实惠。

另外，对于安倍一再标榜的失业率降低和就业扩大等“成就”也应当做全面分析。先看失业率下降问题。其实，失业率的下降更多是得益于日本劳动力人口的减少。据内阁府统计，日本 15—59 岁的劳动力人口从 2010 年的 7100 万人减少至 2014 年的 6834 万人，减少了 3.7%。在每年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即 GDP 一定的条件下，劳动力人口减少，失业率自然也会下降。况且，目前日本经济的主要难题，与其说是解决就业问题，倒不如说是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事实上，人手不足已开始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今后这一问题还会越来越严峻。据内阁府的预测，到 2030 年日本的劳动力人口将减少至 5950 万人，到 2060 年会进一步减少至 3848 万人。^③

再看扩大就业问题。从总体看，就业人数的确有所增加，但增加的主要是非正式就业人员。非正式就业人员占就业总人数的比例从 1990 年的 20% 扩大到 2017 年的近 40%，目前，非正式就业人员总数已超过 2000 万人，创下了日本就业史上的最高纪录。^④ 非就业人员的工资仅为正式就业人员的 70% 左右，女性临时工的工资还会更低。结果导致，虽然就业人数有所增加，但社会总收入并没有增加，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百姓没有获得“实感”了。非正式就业的扩大使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可以更低成本雇用所需要的工人，这样资本家就可以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广大的一线工人

① 所谓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恩格尔系数越高说明生活水平越低。

② 総務省統計局『家計調査年報（家計収支編）平成 28 年（2016 年）』、<http://www.stat.go.jp/data/kakei/2016np/index.html> [2018-02-28]。

③ 内閣府『高齢社会白書』、2015 年。

④ 厚生労働省『雇用の構造に関する実態調査』、<http://www.mhlw.go.jp/toukei/itiran/index.html> [2018-02-28]。

却减少了应得的收入。雇用大量的非正式就业人员实际上是采取工作分摊制，让一个人的工作量由多人来做，事实上日本出现了一种“虽然劳动力总体减少但隐蔽失业却大幅增加”的奇特现象，亦即马克思所说的“产业后备军”扩大，这足以证明“安倍经济学”成绩单当中的“就业扩大”的水分还很大。

而且，本次长期景气，虽然被称为“安倍经济学景气”，但并不全是“安倍经济学”带来的，其中世界经济的回暖、中国经济的拉动^①以及经济周期的作用恐怕更大。当然“安倍经济学”的实施也起了一定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为了实现这一“无实感”的长期景气，日本政府付出了极高代价。如前所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一直是日本重要的反危机工具，而“安倍经济学”的旧“三支箭”已经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几乎用至穷尽。从货币政策看，量化质化宽松（QQE）、负利率、长短利率控制等非传统货币政策已延续五年之久，至今也看不到何时才能实施退出机制。截至2017年6月，日本银行购入的国债已达国债总额的40%，同年9月基础货币发行额已达474.7万亿日元，与GDP之比超过86%，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数据平均为20%左右，日本的财政危机金融化的潜在风险越来越大。从财政政策来看，2013年以来，新增国债每年照发，补充预算即追加财政投入从来没有间断过，累计高达30万亿日元。政府长期债务有增无减，“安倍经济学”的重要目标即在2020年实现基础财政平衡盈余根本无望，据内阁府最新的测算，即便是在改革成功的条件下，到2020年日本的基础财政收支仍存在10.8万亿日元的缺口，与GDP之比为-1.8%。^②“安倍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即三年内实现通胀率2%至今也未实现。2017年日本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仅为0.5%，距离2%的目标还很远，日本要摆脱通缩困境遥遥无期。综上可以认为，与巨大的政策代价与风险相比，“安倍经济学”所取得的成绩实在乏善可陈。

“安倍经济学景气”还能持续多久，也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在世界

^① 如2017年中国赴日游客高达750万人次，在日消费1.7万亿日元，同年日本对中国出口14.89万亿日元（同比增加20.5%），保守估计两项叠加至少会拉动日本经济增长0.4个百分点。

^② 内阁府「中長期の経済財政に関する試算」（2018年1月23日）、<http://www5.cao.go.jp/keizai3/econome/h30chuuchouki1.pdf> [2018-02-28]。

经济持续复苏、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的大背景下，再加上 2020 年东京奥运会对日本经济将发挥的刺激作用，“安倍经济学景气”估计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据《每日新闻》对 121 家日本主要企业的问卷调查，有 75% 的受访企业认为“安倍经济学景气”可能持续到再次提高消费税率的 2019 年 10 月前后，这样就有可能超过“小泉景气”（73 个月）成为战后最长的景气扩张期。^①但是，由于经济增长率偏低、工资上涨难行，“无实感”的特征不会消失。而且，结构性问题得不到解决，国内需求难以扩大，经济运行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还比较大，许多主要指标虽有好转但并不稳定，特别是日本股市受美国股市的影响比较大，2 月中旬以后日经平均股指回落至 21098 点，而日元对美元汇率升值至 1 美元兑 105 日元，这意味着日本经济并未进入自律性复苏的轨道，其主要基调仍然处于长期低迷和慢性衰退周期之中。财政的高杠杆、通缩、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年轻人不求上进，“无欲社会”现象突出，“日本病综合征”亦即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寄生性越来越明显。

综上所述，二战后，就全世界而言，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变短，萧条与危机越来越频繁，但周期波动幅度缩小，日本也基本符合这一规律。但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主要特征是长周期视角下的衰退长期化、衰退程度更加深刻。纵观战后日本的经济周期，基钦周期和朱格拉周期的特征比较明显，同时也能观测到库兹涅茨周期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痕迹，但其本质更符合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规律，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

^① 「〈主要企業調査〉『19 年秋までは景気拡大 75%』、『毎日新聞』2018 年 1 月 3 日。

Japan's Economic Cyclical Fluctu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Economic Theory

Zhang Jifeng

Karl Marks points out that the root of capitalist economic crisis is the fundamental paradox of capitalism throughout analyzing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consumption and distribution in the capitalist society. There have been sixteen economic cyclical fluctuations in Japan in the post-war era, which are also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paradox of Japan's capitalism. There have been new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s economic cyclical fluctuation such as the shorten period of cycle, the narrowing fluctuation range, the overlapping of various cycles, the extended period of expansion in the medium term and the prolonged recession in the long term. All those characteristics are caused by the acceleration of renewing fixed assets and the equipment investment,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the government's intervention in the economic system. The economic boom brought by "Abenomics" has become the second longest period of growth in Japan's post-war era. However, the current economic boom "lacks the actual feeling", and the long-term and slow recession still remains the major characteristic of Japan's economy.

マルクス経済理論で戦後日本における景気循環への解析

張 季風

マルクスは資本主義の生産、流通、消費および分配過程の分析により資本主義経済危機の根源が資本主義の固有の基本矛盾にあることを解明した。戦後の日本では16回の景気循環が観測され、当然ながらその主因は現代日本資本主義の固有矛盾にある。戦後日本における景気循環はさまざまな新しい特徴が現れ、たとえば景気循環サイクルの短縮、多種サイクルを織り交ぜた複合循環、ジュグラー・サイクル視角の「山」期間の延長、コンドラチェフ長波視角の慢性衰退などである。その原因としては固定資産の頻繁更新と設備投資の加速、イノベーションの急激発展および政府の経済干渉度合いの強化などと挙げられる。当面の「アベノミクス景気」は戦後日本における第2番目の長い景気となっているが、「実感がない」という特徴は顕著となり、長期低迷と慢性衰退は依然として日本経済発展の主基調である。

(责任编辑: 叶琳)